

湖南长沙地名的文化探析

谢元春¹

【摘要】地名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长沙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其地名的形成与长沙以致湖南的历史地理文化有莫大关联。从文化的视角考察长沙地名，可以揭示出长沙的地理文化、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特征，展现出其中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长沙地名的变迁也是时代发展与人们文化心理相交融的产物。

【关键词】长沙；地名；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0)02-0038-05

地名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谷梁传》中就提出了“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的命名原理，汉代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刘熙的《释名·序》都对地名的渊源进行了解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标志着地名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当代的一些著作如牛汝辰的《中国地名文化》以及李如龙的《汉语地名学论稿》，把地名与一定的民族、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使地名的研究拓展到了新的深度。^[1]语言是构成文化的要素之一，又是文化的镜像折射。地名不是单独的语言存在，而是一定地域的历史积淀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产物。把地名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比照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地名的文化内涵，通过地名去考察一个地区发展的真实面貌，去发现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

长沙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三千多年之久。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湖湘文化的代表城市，长沙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本文拟对长沙城区的地名做一解读，对长沙地名中记录的历史、政治、民俗、宗教等情况进行探讨，并对长沙地名的变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剖析。

一、长沙地名中地理文化的展示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环境，也是人类最直接地观察和了解宇宙的中介物。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地理位置有着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地形的区别必然会反映进人们的心理与思维中，依据家乡的地形地貌，用恰当的地名来标记家乡、展现家乡的特殊地理面貌是直观、便利的命名方式。这种类型的地名也可以成为人们了解该地地形、物产等的语言资料。长沙地名中展示的地理文化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山类地形地貌的勾画

湖南的地理特征一是山多，山地和丘陵占全省面积的 80 %。尽管长沙作为湖南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它的地形由于现代建筑工具的介入变得越来越平坦，但在地名中，长沙多山的地形风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描摹了山类地形地貌的地名有些是北方书面语地名，如：东瓜山、蜈蚣山、宝塔山。有些则带有浓厚的南方色彩，例如：

冲：两山之间的平地。如：九尾冲、涂家冲、夏家冲、喻家冲。

岭：比较高大的地形，如：金盆岭、银盆岭、窑岭、长岭、赤岭路、陡岭路、红石岭、流芳

¹作者简介：谢元春(1978 -)女，湖南冷水江人，复旦大学 2008 级博士研究生。（中国上海，邮编：200433）

岭、麻园岭、识字岭、伍家岭。

坪:菜场坪、富雅坪、潘家坪、邵阳坪。

坡:望城坡、桐子坡、茶园坡、里仁坡、桐梓坡。

山地丘陵多带来的一个地貌特征是林木多，长沙地名中以林木来命名的也为数不少，如:芙蓉路、紫荆街、樟树园、柑子园、桂花井、紫竹林、杏花园、槐树巷、松柏里、枇杷塘等，这些地名都勾画出山区特有的林木茂盛的景观。

（二）水类地形地貌的勾画

湖南的地理特征二是水多，水系丰富而完整，水的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6.7%，其中湘江贯穿了整个长沙市区。长沙地名也反映了这一地貌情况，使用与“水”相关的字眼来命名的地名非常多，如：

塘:侯家塘、清水塘、三角塘、沙子塘、杨家塘、四方塘。

湾:皇仓湾、南墙湾、师敬湾、草墙湾、磨盘湾。

桥:工农桥、花桥路、落棚桥。

渡:指渡口，如:黑石渡、朱家渡、灵官渡、东屯渡。

井:陈家井、观音井、桂花井、洪家井、螃蟹井、青石井、水风井、桃花井、泉嘶井。码

头:茄码头、高码头、六十码头。

潭:深水湖泊，如:古潭街、老龙潭。

池:明月池、砚瓦池。洲:芭茅洲、傅家洲、橘子洲。

湖:桃子湖、仰天湖、咸嘉湖。

（三）某一特殊地形地貌的勾画

除了对山类、水类地形的勾画之外，长沙地名中还有一部分是人们根据某一地点的特殊地貌，对其形状进行类比、描摹，通过比喻构词而创造了一系列形象、直观的地名。如犁头街因街道形状似犁头而得名，螃蟹井因井底有一块形似螃蟹的石头而得名，磨盘湾因水湾的形状与磨盘类似而得名，金盆岭因其“山势盘曲如盘”而得名，猴子石、鸳鸯井等也均是依据该地形的特征而以动物比喻来命名。

这些通过比喻手法而成的地名不但生动地描绘出了该地点的地貌特征，同时也体现了长沙人的审美情趣。诸如犁头街、磨盘湾等利用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来比喻命名折射出长沙人朴实的思维方式，而天马山、白鹤山等使用动物来比喻命名则反映了长沙人对于该动物的喜爱和赞美。

二、长沙地名中历史文化的展示

不同的语言会随着文化和民族的接触产生融合现象，但是地名的变化却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2]地名往往形成于较早的年代，融合了较早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它们或者记载着一段深刻的历史、感人的传说，或者描绘了远古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城长沙，也拥有许多古色古香、耐人寻味的地名。

长沙一名本身便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长沙”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该书所记载的贡品中便有“长沙鳖”这一名目。此后，“长沙”屡次出现在典籍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山”。“长沙”的得名由来有多种说法，尽管这些说法都无从考证，却给“长沙”这个名称增添了更多文化的韵味。综合起来，长沙地名中折射的历史文化主要表现为：

（一）历史文化景观的折射

地名与人们的生活紧密关联，一旦得到认同便具有很强的稳固性，能较好地保留历史文化的某些本来面目。长沙的许多地名中都残留了历史文化的印记，如历史的官僚制度、经济面貌、交通状况、宗法制度等。

长沙有一系列能反映封建社会官署制度的地名。如藩正街、藩后街因为位于藩司（湖南的布政司）所在地附近而得名，盐道坪、都正街分别因为位于盐道署、都司的所在地而得名，县正街、巡道巷也充分传达出古代官府的气息。同时，长沙地名中还有部分与古代的科举制度直接关联。如贡院街是清代贡院所在地，修文街取“大修文治”之意，因临近长沙府学宫及学院衙门而得名，文运街取“文运昌隆”之意，因其位于清贡院之前而得名，顺星桥也是因为临近贡院，取“顺乎文星、得中高魁”之意而命名的。

我国自宋代以后商品经济日渐发达，城市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日趋丰富多彩，商业经济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倾向，不同行业的商店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并由此产生了具有行业特点的地名^[2]，这点在长沙地名中也有所折射。如：香铺巷、线铺巷、书铺巷、当铺巷、面馆巷、茶馆巷、鞋铺巷、铁铺巷、油铺街、灯笼街，充分反映出历史上长沙经济的兴盛。同时，长沙还有一系列以“X市”命名的乡镇，这又保留了历史上商品交易地“草市”的痕迹，如暮云市、渔湾市、全塘市。至于安业坊、永丰坊、升平坊则反映出历史上长沙城里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的市坊制度。即使如黄泥坑、茅棚街、桔饼巷等看起来极不雅致的地名，也正是长沙昔日贫苦和落后的折射。

“牌”指驿道上用于告示历程的石牌，早在清代，湖南的驿道网络已经非常发达，长沙便是这个网络的重心，长沙地名中至今还保留着以“牌”来命名的地名，如二里牌、五里牌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观念十分强烈，宗族关系集中体现在“姓”上，同族同姓即为宗，^[3]“姓”是语言符号中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表现形式。长沙的地名中，冠以姓氏的地名随处可见，如：冯家湾、左家井、古家巷、四家井、史家巷、江家巷、伍家井、向家湾、危家铺、孙家坡、沙家巷、苏家巷、杨西塘、吴家坪、何家巷、邱家湾、余家塘、纽家巷、张家巷、陈家井、茅家嘴、和家坪、金家码头、洪家井、赵家坪、杨家洲、侯家塘、姚家巷、涂家冲、高家巷、郭家巷、唐家湾等。

尽管时过境迁，对于今天的长沙而言，这些地名所指称的地点再也看不到某一姓氏人口集中的面貌，但这些地名体现了历史上该区域的居住特点，也反映出了长沙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其文化底蕴值得人们探索。

（二）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的记录

长沙有许多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也在地名中得到记录。如太傅里是为纪念汉代谪宦长沙的贾谊贾太傅；定王台是为

记录定王刘发筑台望母这段孝史；跳马涧、惊马桥、“马栏山”、捞刀河这些地名都与传说中的关公战长沙紧密相连；长沙城南的取名为南倒脱靴的小巷、城西的取名为西倒脱靴的小巷，其地名的由来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是镇守长沙的太守韩玄为逃脱追杀，利用鞋子摆放的朝向，对追杀者进行误导的一段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无法考证，却也反映了长沙人们对历史的一种遐思。

此外，长沙还有部分地名来自于民间传说。如化龙池是为了纪念传说中为保护长沙城而牺牲的一对夫妇。同样，金线街的名称也与吕洞宾的传说有关。至于落星田街名的由来，则相传是这个地方曾砸下一颗星星，惩处了一位“陈世美”式的人物。^[4] 这些因民间故事而成的地名，赋予了长沙神秘的文化色彩，也体现了长沙人对憎恶扬善精神的颂扬，对人的贪念的告诫，以及对于见异思迁、忘恩负义此类行为的否定。

三、长沙地名中文化心理的展示

地名可以直观地反映一定地域的地形地貌，也可以委婉地记载史实或者传说，但地名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承载老百姓的心理状态，体现出他们不同时代的心理变化，以及他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我们大致可以从长沙地名中剖析到如下心理状况：

（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趋吉避凶”是全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在汉民族心理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聪明的汉民族人善于利用语言来化解生活中不吉祥的一面，借助语言来实现美好的一面。对于人们每天都可能使用的地名而言，更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长沙的地名如意街、吉祥巷、长寿里、和平巷、兴隆巷、开福区、幸福桥、太平街、聚福园等，都无不寄寓了老一代长沙人在动乱的年代对安宁的向往，在贫穷的日子里对幸福的渴望。

（二）对历史名人的缅怀

湖南历史上名人辈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让世代代的湖南人觉得骄傲，近代的长沙也先后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等伟大人物。为了纪念这些为湖南、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英雄，长沙好几条主干道路都是以历史伟人的名字来命名，如蔡锷路、黄兴路、中山路等，长沙人用感恩之心纪念着已去的伟人，也希望这些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名能庇佑长沙的安宁与幸福。

（三）对传统文化心理的遵循

均衡、整齐的语言形式一直是汉民族偏爱的表达方式，这一点在地名中常有体现，如北京街道的名称“长安东街/长安西街”、“朝阳门南大街朝/阳门北大街”等。对称、工整的地名不仅符合了汉民族传统的审美观，也非常便于识记。尽管长沙的地形相对复杂，并不具备北方城市那样突出的对称感，但长沙地名中使用方位词语、数词来命名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例如使用方位词的地名：东牌楼、南阳街、左局街、右局巷；使用数词的地名：一元里、二府坪、三泰街、四端里、五里牌；使用阴阳五行的地名：金沙里，木牌楼，水风井，火后街，土城头。这些地名以各种序列性明显的词语来命名，表现了长沙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遵循，工整的地名极富语言魅力。

（四）对佛、神的崇拜

湖南自古便以“好巫鬼，重淫祀”而闻名，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之南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指出了先秦乃至汉唐湖南民间宗教信仰风俗之盛。屈原的《九歌》对沅湘流域祭祀中迎送

鬼神的场面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其中描述的湘君、湘夫人等至今仍是湖南民间信仰祭祀的对象，《招魂》中描述的召唤亡魂的行为在湖南民间也仍存在，说明了宗教信仰的历史积淀性。我们从长沙的一些地名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佛教、道教以及吉祥物的信仰，如铁佛东街、千佛林、火宫殿、轩辕殿等是人们对于佛教的信仰，而玉皇坪、太乙寺、斗姆阁、吕祖巷则反映了道教文化在长沙的流传，宝塔山、东瓜山、古堆山都与太乙真人的传说直接关联。

四、长沙地名历时变化的文化关照

语言是社会的载体，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在语言中得到反映，地名也是如此，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的改变情况。地名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旧地名的消失，旧地名的消失往往是由于地名所指的地点发生了变化，原有地名已经无法指称变化后的地点。随着长沙城区的不断建设发展，拆除了很多街道和建筑物，于是一部分地名便自然消失了。如长沙历史上的地名息机园因明末清初一学者的宅子而得名，三圣殿因为该地是屠宰业所祀祖师张飞之庙而得名，这两处地点现在均不复存在，地名随之也成为了历史。

其次，地名的变化还表现在新地名的出现。新地名大多是为新的街道、建筑物等而命名。如湘春里所指称的巷道在扩建后分化成为多条巷道，于是出现了新民、劳动、迎春等新的巷道名称。

应该说，旧地名的消失和新地名出现大多属于地名的自然变化，是时代前进的必然产物。地名的变化还有一种情况，即地名的更替，此时地名指称的事物并没有消失或者发生大的变化，而是基于城市建设、心理喜好等需要，政府进行的强制的更替。如“文革”期间，长沙的部分地名曾经临时性地更名：雷打井街道的名称来源于附近有一口传说中轰声如雷的井，“文革”期间更名为红光街；一步两搭桥指两座仅有一步之遥的桥，“文革”期间被认为有通向资本主义的嫌疑，更名为反资街。[4] 阿弥岭也被更名为政治色彩很浓的唯物岭。^[4] 这些地名的更替都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特征。

长沙地名的更替中最常见的是对原有地名进行的雅化，如烂布巷改为南福巷，丝茅桥改为司马桥，灯笼街俗称亮壳子街，后雅化为登隆街，地名京腔刘因清代曾住一北京捕头刘某而得名，后来雅化为清香留，因贫穷而得名的牛坊岭雅化为留芳龄等。语言美是人类一直的追求，用字上的美是语言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字上要能让接受者产生积极的联想，享受到愉悦的情感体验，而诸如烂布巷、丝茅桥中的用字都与“贫穷”、“肮脏”关联在一起，很难给接受者以美的感受。因此，从语言美这一角度来看，置换后的地名可以避免消极联想，用字上更为美观、文雅。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更替后的地名在避免了原有名字粗俗、卑下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地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

伽达默尔说“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语言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向导，人类并不像一般理解那样仅仅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一个社会生活的环境中，更重要的是人类生活在作为他们的社会的表达媒介的语言支配中。作为湖湘文化存在的主要城市，长沙的地名值得我们用文化的观念去解析，我们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认识到其含义，更要去挖掘出其所映照的社会生活、所折射的地域文化，这对于展现长沙的文化底蕴，从而提高长沙的人文魅力等都不无裨益。同时也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尊重地域文化，尊重地名的文化效应，让地名更有效地传递和继承文化。

参考文献

[1] 王苹. 汉语修辞与文化[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序言p4

[2]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p123、p133

[3] 沈锡伦. 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p238

[4] 陈先枢、金豫北.长沙地名古迹揽胜[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年, p9 -11 、p14-19、p31